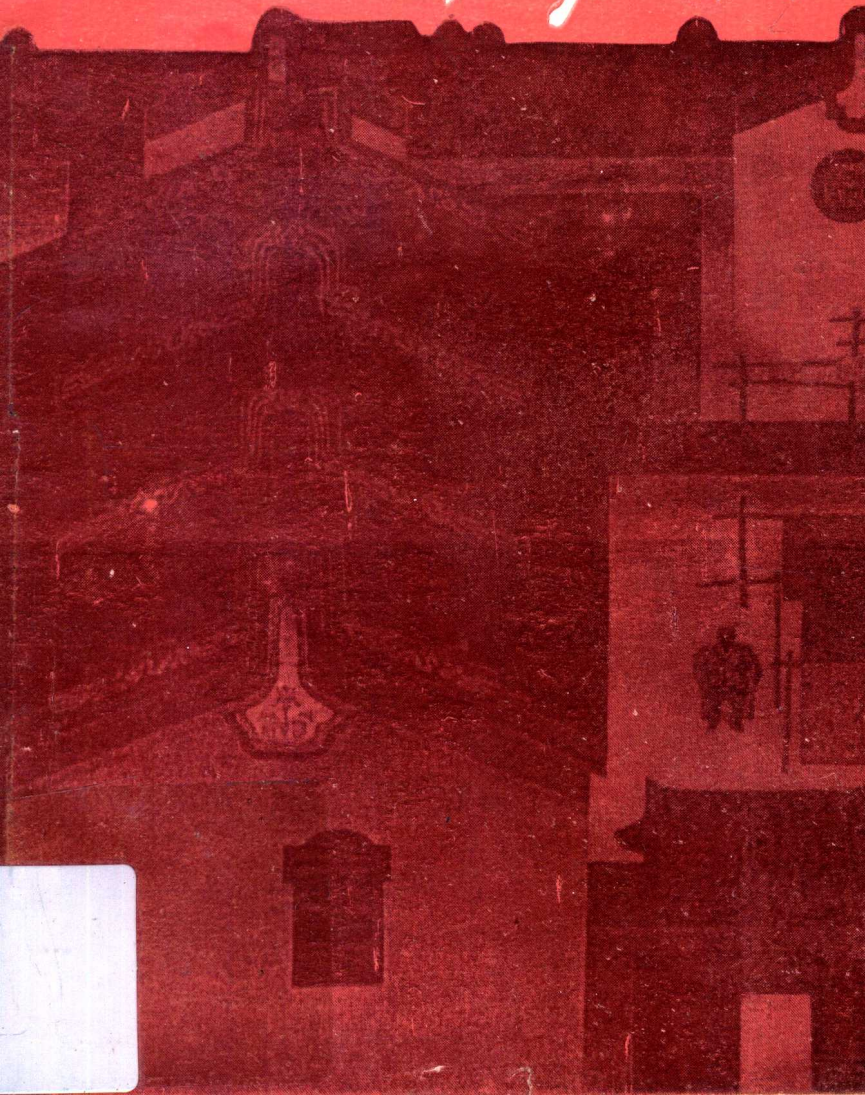


夢鄉僑

韓萌



侨乡梦

〔华侨题材中、长篇小说集〕

韩萌 著

汕头归侨作家联谊会编印

1991年

书名题签 王兰若

封面木刻 萧映川

封面设计 蔡宝烈

侨乡梦 (华侨题材中、长篇小说集)

著 作 者 韩 萌

印 刷 者 广东省饶平县印刷厂

广东省汕头市非营业性出版物准印证

汕非出字第1—014号

序

秦 牧

当本书印行之际，我想说几句话，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和他的作品。

韩萌是一位归侨作家。《侨乡梦》是他多年来写的关于华侨题材的中、长篇小说集。

1985年初，我应邀前往新加坡参加华文文艺营，在一系列活动中，免不了有参观一项。在新加坡大学中文系的藏书室中，我见到了一份早期新加坡作家的名单和有关他们著作的资料。我惊异地发现：当中有好些人早已回到国内，生活在我们周围了。韩萌就是这份名单中的一个。可见，新加坡是把他当做当地作家的一员来看待的。国内外出版的《新加坡作品选》一类的集子，也常选入他的作品。他当年在海外，是有相当影响的。

新加坡是当今世界上除中国之外唯一华族人口成为社会主要构成的国家。有不少新加坡人，回祖国早的，就成为中国籍人；继续在那里逗留的，由于新加坡崛起立国，就成了新加坡籍人。新加坡可以说是我们的亲戚国家，它和我们，情感上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个人就是把新加坡当作第二故乡来看待的。有一些人，包括韩萌，既可以说是中国作家，也可以算是新加坡作家，理由就在这里。

作家，一生中常有一个创作的高潮期，韩萌创作的高潮期在1947至1952年间，即在他居留于新加坡、马来亚和初到香港、广州的时期。此后即因客观和主观原因较少执笔而忙于编辑的业务去了。到了近年，才又比较积极地拿起笔来。他的作品常多反映底层人物的悲剧，读来令人有心情沉重、夜气如磐之感，这和他生活在海外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环境，自然有密切的关系。他的作品既能够使人受到这种情绪感染，就说明它具有相当的艺术魅力。

我看过韩萌的若干作品，它的好处，是文笔相当流畅自然，生活气息浓厚，人物颇具个性，虽然大多数写的是社会悲剧，但是有一种对光明、幸福的向往之情搏动于字里行间，并不是徒然使人感到悲观绝望的那种消极作品。他好些小说，还宣扬了不向命运屈服的抗争精神，格调就更加昂扬了。如果以高标准来要求，我们自然还可以希望作者写得更细腻和更深沉些，有较多的警语和精炼的笔墨。但就是以现在这样的水平来说，也是应该在有关海外题材的创作中占有一席之地的。

《侨乡梦》是韩萌四十年来先后写成的三部小说的合集。其中，中篇小说《七洲洋上》，于1949年写于马来亚，叙述归侨学生唐少武因参加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而遭反动派杀害，并株连其兄唐番仔为避“抽丁”以致惨死在七洲洋上的悲剧，曾在新加坡和泰国的华文报纸连载，在香港出版单行本，一版再版，颇获好评。另一部长篇小说《柑园风雨》，描述潮汕柑园乡两家侨眷，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到土改那十年间，遭受日寇、反动派、地主、汉奸、土匪的迫害，和因侨汇中断而挨饿、卖田地房屋、早年漂流福建、丢失儿女的苦情，以及土改时分得田地、讨回房屋欢庆翻身等曲折经历。还有那部

1989年才脱稿的长篇小说《台湾归来》，则记述潮汕侨眷青年学生黄日里1949年被抓去台湾当兵受苦，四十年后回大陆探亲，虽未能见到含冤已故的父亲和“情人”，却获得哭瞎了眼睛的母亲的爱抚，受到已成家立业的儿、媳的敬重，并意外与年老的“未婚妻”成婚的悲喜剧。这三部小说概括了潮汕侨乡半个世纪的变迁风貌，题材新颖，故事曲折，语言通俗，富有广东的地方色彩，有浓馥的生活气息。

华人的足迹遍天下。据统计，海外华人数目已达2700万，反映海外华侨、国内归侨、侨眷生活的作品，扩而大之，反映海外各国华族人士的作品，是很值得提倡和推广的。这些年，我们这类作品比以前注意得多了，但它们在我国的文学出版物中所占比例仍不够大。截至目前为止，大家举得出名的以华侨生活为题材的中、长篇小说可能仍不足20部。更多出版这一类作品，让它们和正益发展的各国华文文学在更大范围内互相交流是很有必要的。这可以让人们加深了解华侨，增进海内外华人的感情，开拓时空视野，吸取历史教训，謳歌人民事业。高瞻远瞩展望未来，它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当这集子印行之际，就让我来敲这一阵边鼓吧！

中 篇 小 说

七 洲 洋 上

(1949年写于马来亚)

目 录

序.....	秦 牧
七洲洋上 (中篇小说)	(1)
柑园风雨 (长篇小说)	(79)
一、冒险返唐山	(79)
二、桑埔山贼讯	(89)
三、童养媳泪影	(99)
四、“神主牌”的妻儿	(107)
五、“大夫第”的魔掌	(113)
六、铁蹄下	(128)
七、谋夺“生基”地	(135)
八、斩柑风波	(145)
九、饥荒年	(152)
十、流落福建	(164)
十一、噩耗传来	(173)
十二、截劫暹罗救济米	(184)
十三、误入圈套	(195)
十四、生离死别	(206)

十五、侵吞血汗钱·····	(213)
十六、赶出乡里·····	(222)
十七、巧认失儿·····	(230)
十八、逼上凤凰山·····	(236)
十九、初见天日·····	(243)
二十、甜言毒手·····	(253)
二十一、再加恐吓·····	(260)
二十二、有苦难言·····	(267)
二十三、田头喜剧·····	(276)
二十四、暗箭伤人·····	(284)
二十五、探得真情·····	(291)
二十六、半信半疑·····	(298)
二十七、海外归来·····	(303)
二十八、真相大白·····	(310)
二十九、传家宝·····	(317)
台湾归来(长篇小说)·····	(323)

后 记

“顺风！”

“顺风，一路顺风……”

照例，吃过了船上特备的西餐，谈天说地的车了一阵“大炮”，等到刘买办查过船票，回到这间精致的餐厅来，这一批客人：海关派来查私货的关员和海港检疫所派来验查防疫证的检疫员，就赶忙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正一正他们的宝蓝冬服，争先向主人握别、道辞，最后，正同平时一样，还是海关的林帮办发出的男中音，压下了一切的嘈声：

“好，再见，祝你一帆风顺过七洲洋！”在他说话的同时，他脱下了右手上的白皮手套，柔嫩白皙的手指，就落到刘买办的大掌心中去了。

“谢谢！再见……”

刘买办，耸一耸和林帮办的头发一样高的阔肩膀，张开了厚唇片的阔嘴，露出几个闪光的金牙齿，但话却再接不下去；冻得发红的高鼻梁的两边，一对三角眼有点怯弱的急速地闪动；

于是，散布着一些麻瘢的脸孔，立即泛起了一层尴尬的颜色，显然，隐藏在他底内心里的还有一些更加复杂的心事。好得这时，林帮办一手抱紧闪光的黑皮公事包，一手牵着刘买办，已先迈开脚步走动了，好不容易才把他的尴尬相掩饰了去；但当客人被送出到餐厅门口，刘买办的左手忽然向左上袋一摸，却摸了一个空，于是，他象失了什么东西似的，惊愕了一刹那，然后，才向林帮办的肩头轻轻一拍：

“林帮办，请到我房里去坐坐。”顿了一顿，才说明理由：“我送你一张暹罗的三保公佛像；呵呵，三保公的佛像，又高又大，站在肩头摸不到耳朵，还有，暹罗鸭蛋……”

“啊？那好极了！好极了！”林帮办切断了他的话，惊喜地一笑，道谢；在他的眼帘里，即刻闪现了一张银行支票的影子——上次，临开船时，刘买办说送他一张安南风景片，结果不是还附加了一张中央银行的十万元支票么？“这次？这次应该多……”，他偷偷地在心头猜想这个“孝敬”的未知数。

两只皮鞋踏在走廊的舱板上，发出有节拍的“咯咯”声。

“这次，搭客会挤点吧？”林帮办问，眼睛通过走廊的船栏杆，望着升了火吐出袅袅黑烟的黄烟囱，望着阴郁的云天，和围挤在甲板上的蚂蚁似的搭客们。

“没办法！真是没办法！壮丁抽得越紧，客就越挤；还有，暹罗新近限制中国人每年入口一万人；这个洞缩得越小，要挤进洞的人就越多……”

“就是啦，海关也是顾到船主的苦衷，和老百姓的要求，所以，虽然口口声声限定一船一千五百名客，但为了国家民族，又有什么办法呢？还不是用筷子遮眼睛——针过线就过……”林帮办的话一口气说下去，口水来不及吞下，便停下来把口水吞下，又习惯地伸出舌尖把薄嘴唇舐了舐。“去年双

十节，政府一宣布恢复征兵，壮丁就象缸里的鱼，乱钻狂跳，尽向南洋溜，马来亚、安南不容易入口，就只有向暹罗这个洞钻了。”停下来想了一想，看见刘买办没有接嘴，便又转了方向：“嗨，讲到我们这个五强之一的中国，也真是太糟糕了，谈得拢么就和平合作好啦，总是拖，拖，谈谈打打打打谈，打打谈谈谈谈打！哼，又不是以前打日本鬼，对待倭奴，国仇家恨，不拼命不是人生的；现在哪，打来打去，还不是两个中国人；唉唉，真的，谁料得到，日本只投降一年，锦绣河山……”

刘买办很不喜欢听林帮办这套“左倾”的论调。依照前几次交谈的经验，在他的“锦绣河山”的后面，就要批评到党派，说什么“一个大冬瓜国家倒拥有七十多个党派；连重庆的舞女也组党了！”“接着，指斥“共产党不该亲苏联”；再后，又要“顺手抓咸菜”的，略略嫌到一贯被刘买办奉为天神的蒋总裁头上来：“不该让外蒙古这么轻易独立，不该让苏联借去旅顺、大连，失去这么大块版图！”又说：“不该听马歇尔那狡猾家伙拉着鼻子走！”这些目无“领袖”的异党言论，依照以前的脾气，便会受到刘买办无情的斥责，但现在他只好忍耐，他不敢得罪他，因为船只的出入口有一部分权力还握在海关手里，而他自己和船公司进出口时又要做点走私生意。所以，在这个危险关头，便只好用其他的话岔开：

“嗨，今朝有酒今朝醉啦，国家大事管他娘！喂，对啦，我要问你，鸿基轮那案件怎样解决了？”然后，带了客人踏上那道倾斜而狭窄的小楼梯，登上露台去。

机房里的机器已发出轰隆隆的声音，几乎要把经过房外的人底耳朵吵聋；也发出了一阵浓烈的电油味，使不惯嗅的人难受得要呕吐，林帮办跑完了楼梯，喘着急气，脸孔变得铁青，

脚痠软得发痛，便用手去扶住船栏杆站住了。

刘买办也陪着站住，摸出香烟来：

“烧一支吧。‘摩利士’的。”同时，又掏出美国出品的新式打火机擦了火给林帮办点烟。

“味道还好，”林帮办深深地吸了一口，眯起眼睛研味，给回主人应有的称赞。接下来，才谈正话：“你问鸿基轮那案件么？哼，还不是不了了之！中国官字两个口，纸币塞进去，罪变了功！”林帮办叹了一口气，表示惋惜；一面，却指责起船公司来，“不过，他们也太大胆了！一船就载了五六千客，粮食又少带，莫怪要饿死那么多人，报馆攻击起来也头头是道哩！”

“哼，讲到报馆，那倒没相干！报馆的记者和编辑，一天不骂人嘴上生疔疮，他们靠骂人做官、高升，自己穷，一看见人家赚钱眼就红，比如上次我送给汕头××日报什么特派员一张免费船票，一路还招待他吃饭，但他一到暹罗，忘恩负义，在那家共产党报上发表了一篇叫做《在惨胜轮上》的通讯，你看，把我的“胜利轮”改个“惨胜轮”，骂船小、肮脏——不合卫生；骂水手招待不周、欺负搭客；甚至连我也骂，连我的终身大事也搬出来展览呀！”

“哈哈！”林帮办望着刘买办气得发红的脸孔，突然笑了起来“那岂有此理！”

“真是太岂有此理呀！”刘买办挥动了手，抹去嘴角上的口沫，愤恨地说：“骂我在曼谷七重天看裸体舞，骂我在西贡嫖伴睡娘，骂我在汕头的‘小香港’……”

“喂，对了，对了！我差点忘记问你呢？听说你和‘小香港’阿十八妹情如胶漆，有意讨去买办楼当七洲洋夫人是么？”

刘买办迅速的摇头，辟谣：

“没有！谁又造谣？警察局黄督察？还是市政府孙科长？其实，我们捞世界人，四海为家，逢场作戏，她就相信都是真话。昨夜，又不是哭哭啼啼。”说着，为了不让人把自己的心事看得太清楚，便拖动脚步，边走边说：“唉！讲起来也可怜，她原来还是一个番客（注：华侨）女儿，家庭在战时破产了，被人贩卖到汕头来给人当摇钱树的！”

实在也真想不到，潮州现在也变成人间地狱了！”林帮办跟在后面，望着海面上几只被海水簸弄着的小渔船，说：

“真的，当我还未到贵州去读海军军官学校的时候，潮汕实在是鱼米之乡呢……”刘买办把“海军军官学校”几个字说得特别响亮。

“哎呀，刘买办倒是海校出身的哪？好极了 好极了！”

“那是为了混碗饭吃，笑话！笑话！”

已经到了刘买办的房门口了。不需要揖让，林帮办就被主人引进了一间发散着法国香水味的小卧室里，这房子，四方玲珑，只有十多方尺宽，向着甲板的壁上开有一个圆窗，空气流通，布置得相当讲究。卧床上壁是几幅美国好莱坞明星的半裸体像；左壁，蒋介石那挂着满胸勋章的半身五彩肖像和耶苏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图贴近在一起；肖像下面有一具收音机（刘买办常常对人说这是美国最新式的收音机），右壁，一个金圈的镜框里，是刘买办底穿海军制服的半身像，林帮办上前注视了一阵，便翘起了拇指恭维起来：

“少年英俊，一表人材，好极！好极！”

“笑话，笑话，这都是在贵州时拍的。那时候，名义上是读海校，其实呢？还不是为了混饭吃？你想，中国的海军军官学校被日本赶上云贵高原上的桐梓县，鱼在山峰顶难道可以

学游水吗？还不是整天打猎，反正子弹是政府供给，打几只飞禽走兽加加菜倒也合算，余下的时间，就是睡烂觉，或者去耍苗妹，跟苗妹对唱山歌……”刘买办这段话倒是实情，抗战后期，他在潮洲内地一家教会学校念高中，因为会打篮球，骄横异常，欺负小同学和戏弄女同学是他的拿手把戏，有一次，为了追求一个“校花”不得手，竟用尖刀在那如花似玉的女同学脸上割了几条裂痕，作为报复，事破，虽然因他父亲是当地土豪，未受刑罚，但他却只好驮着一个臭名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以后，他就离开故乡，由于叔父的介绍，他上大后方进海校去吃免钱饭，在那蛮荒地帶，他立刻又变成同学中闻名的采花妙手——他惯会用一条小花毛巾去骗取善良的苗女们的贞操……

“象刘买办这样就好极了！学有所用，有一位好叔父，在海军总司令部担任要职，接收一条日本货船，一改了名，侄子就是胜利轮的买办了！”

“笑话！这叫做肚饿胆大。不过，我叔父最近也可能晋升少将了。这就是他的像。”刘买办兴高采烈地说，又指着林帮办背后那壁上，把一幅半身像片介绍给客人。顺手，也举起表，一看是四点半，已超过原定的开船时间一个钟头了，便乘着林帮办转过身去研究叔父的福相这一隙缝，开了抽屉，摸出一张早已签妥的，三十万元额的广东省银行的支票来。

“林帮办。”客人应声急转过身来，主人便把支票捧到他的面前，“船长说这点薄礼是送海关……”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林帮办敷衍着对方的话，但也毫不迟疑地把那支票接过来，用眼瞥一瞥那票面的数目字，脸上立刻浮起了失望的颜色，表示对这数目不满意，用颓废的声调说，“唉，内战不息，物价飞涨，米每斗又五六千了……”

“薄礼！薄礼！等将来才……”主人难为情地说，脸上泛起羞红，一面，慌忙从抽屉下摸出两支香烟来，“这一支骆驼牌的送你老兄！”又拿起一支摩利士牌的来，“这一支请转送庄督办。薄礼！”说罢，自己先移动脚步，逼着客人走，同时，用又不很自然的声音打趣的说：“这都是USA的舶来品。嗨，现今真是USA的世界了，玻璃雨衣，玻璃裤带，玻璃袜，原子笔，听说，听说，连马桶和女人用的卫生纸都用USA的了……”

“哼，连月经带也贴上花旗标头和杜鲁门像了！”林帮办这话，含着气愤，分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但他，最后还是愉快地被送出了房门，没有表情地和主人握手，默默地走下吊梯，踏上海关特派出来的小船，走了。

十分钟后，船响起了一声喑哑的汽笛声，开行了，刘买办这才松了一口气，知道这一批私货总算安然渡过这第一关，于是，便吹着口哨阔步回到自己的小房间来，燃起了香烟，因为昨夜没好好睡，有点疲惫，便躺下铁床休息，他吹出一串串的烟圈，望着烟圈，他开始了纷乱的冥想，眼前，映过一阵女人的面影：稚气而天真的苗女；广州荔枝湾的艇妹；香港的阻街女郎；富有巴黎风味的越南伴睡娘；一丝不挂的暹罗裸体舞女；最后，是“小香港”里的十八妹，昨夜那阵哭泣声，又隐约地在敲响他底耳膜：

——救救我呀！……我……苦命……

他想着，觉得有点烦乱，索性丢下燃了半截的香烟蒂，闭起眼睛，想睡一趟，但又睡不着，却屈起手指来计算：七日后，就到暹罗，找她；离曼谷，到西贡载越南华侨救济家乡饥荒的饭干，去找那个……”

“砰砰！”

有人敲门，而且呼唤：“刘买办”，他怔了一怔，跃起身来，气愤地跳到门旁，急忙的开了门，门口出现了贫血的水手。

“副买办说，他从望远镜望见妈屿又有一堆人准备拦船，问刘买办要不要给他们上船？”

“不要！一个都不收！”他睁圆了燃烧的眼睛呼喝，下着严厉的命令：“爬上来的都踢下海去喂鳄鱼！”

水手带着铁青的脸孔，转身走了，刘买办也跟着步出了露台，凭着船栏杆，眼睛望向妈屿口，他果然也看见一簇簇黑色的人群，正站在舢板上攒动着——那些人，都是买不起廿多万元船票的穷汉，依照以前的惯例，他们从那里拦船上船，给买办十多万元额外的黑钱，一路上，充当水手，做苦工去过番。

“丢，你地（你们）中国人，死猪……”

他在喉咙里咒骂，又向海上吐了一口口水。